

前 言

根据全国政协章程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规定，政协卓资县委员会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经过我会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现在《卓资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了。

这辑文史资料搜集记述了我县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老根据地人民支援革命战争和与敌人斗争的事迹，以及寺庙历史、校史、英雄模范人物传记、名胜古迹、土特产品等18篇材料。

文史资料是历史资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验证补充祖国的近、现代史，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于没有经历过旧社会和革命战争的年轻一代，更具有深刻的革命传统的教育作用。通过文史资料，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过去，更加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加深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发扬革命前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贡献力量。

同时希望各级领导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将自己亲身经历有历史价值的史实，不具体裁，写成材料邮寄我会。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本辑所选资料，虽经调查核实，但由于战争年代保存下

来的资料很少，又因时隔多年，书中肯定有不少遗漏和出入，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一定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希望读者，勿公开引用，并欢迎知情者，提出补充修正。

值此《卓资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和大家见面之机，我们向关怀我县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及各位撰稿、编辑者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前 言

	坚持绥中绥南抗日斗争的回忆……宋克缙忆述 张俊整理 (1)
	卓资山歼灭战
回	——记卓资山第一次解放……贾中栋 (21)
	军民团结斗敌顽……李招龙口述 吕经耀整理 (30)
忆	旗下营除奸纪实……李招龙忆述 吕经耀整理 (40)
	抗日战争中我所经历的三次战役……鲁乐山 (46)
录	回忆蒙古寺战斗前后……李招龙回忆 吕经耀整理 (60)
	在跟随黄厚同志的日子里……赵占勇 (65)
	艾壕洼战斗纪实……李招龙回忆 吕经耀整理 (71)
	政协卓资县委员会历届全会及活动情况…… 陈英久 (73)
史	解放初期我县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张永和 (78)
	红召宝化喇嘛寺……贾中栋 (87)
	前进中的旗下营中学……牛兰智、姚维新 (90)
料	白银厂汉
	——巴答备喇嘛寺……贾中栋 (99)

人
物
志

- 孟玉荷传.....苏燭女、赵二才
赵发才、赵全才回忆
贾锦凤 整理 (103)
- 黑发染白 丹心育人
——记我的老师韩美凤.....吕如童 (108)

风
物
志

- 可爱的平顶山.....李招龙口述
吕经耀整理 (113)
- 吉庆营.....陈英久 (116)
- 卓资山熏鸡.....吕经耀整理 (119)

封面设计.....李振玉

坚持绥中绥南抗日战争的回忆

宋克纘忆述

张俊 整理

岁月流逝，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可是至今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大青山根据地的创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五月，毛主席致电朱总司令、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根据毛主席的电令，一二〇师党委，将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三五八旅，并派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带领七一五团、师部骑兵营一个连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领导的独立游击第四支队（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支队长刘瑞如，组成大青山支队，对外称李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前后挺进大青山。七一五团团长方尚荣，政委朱辉照，参谋长是李文清，他们由山西五寨出发，中途经过多次战斗，于9月越过铁路，先打陶林（即察右中旗），后打乌兰花（即四子王旗），顿时威振青山，名扬塞外。

李支队站住脚后，成立了大青山总动员委员会，由武新宇任主任，组织部长是武达平，宣传部长张寒石，分配部长是乔凤山，武装部长是李维中。第四支队支队长是刘瑞如，副支队长是宁德清，政治处主任曹振之。8月24日到达绥南（现京包铁路以南蛮汉山地区），除留少部分干部和部队

外，主力即开赴绥中地区（现京包铁路以北地区），不久又开辟了绥西地区（现呼和浩特市到勿拉塔路以西地区）支队司令部及总动员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即驻绥中地区。在绥中先开辟了武川县二、三、四三个区，组成了区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二区动委会主任姓吕，此人到大青山后不久因怕苦逃回老家。三区（现在卓资县东河子地区）动委会由郭瀛任主任，龚仁寿任第一副主任，我任第二副主任兼分配部长，范建斌任第三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分配、武装等部。郭瀛、范建斌都是当地的开明绅士，我们为了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因此注意了对他们的团结工作。郭瀛为了对付土匪保卫乡村，曾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民团，自任团长。三区动委会成立后，就把民团全部交给动委会，改编为三区动委会直属游击队，他年老多病，不久就病死了。区动委会除分配部由我兼管外，组织、宣传、武装等部由当地三个中学生担任。区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动员人力、物力，清剿土匪等。两个多月后，动委会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

1938年春，就组织了县区政府，根据地有了扩大。龚仁寿调陶林后，我任武川县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武川县成立县政府，三区直属于动委会的领导。本年二、三月间，李井泉政委和武新宇主任调回管绥七一五团。除留部分部队和干部外，主力即离开了大青山。同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派白如冰为绥察区党委书记，白成铭为组织部长，于占彪为武装部长组成了区党委，并派王廷弼为大青山总动委会的副主任，不久武达平任绥中专员，武川县仍未建县级政权。绥南地区程中一为专员，绥西地区李作中为专员，托和清地区由杨国兴任专员。1940年春我被调到陶

林县任县长，五、六月间，中共晋绥分局派张达志为骑兵支队副政委，苏谦益为绥察行署主任，带领一批干部来到大青山，程中一由绥南调任绥中专员，我仍任陶林县长。武川县分为东西两县，李康为武东县县长，武东县归绥西管辖。绥中地委由贾长命任地委书记，曹振之任宣传部长，马国栋（马亚夫）任组织部长，张志远任武装部长，陶林县由高增贵任书记，王充任组织部长，冯铭任宣传部长，我兼任武装部长、县大队长、县政府党团书记。李井泉政委调回绥晋后，姚喆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这时骑兵支队已发展为三个团，骑兵一团活动在绥南地区，由李凤山任团长，骑兵二团由王贤光任团长，王牺牲后由李国亮任团长，活动在绥中地区，骑兵三团由贾厚任团长，后由蔡九任团长，活动在绥西地区。

绥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后，迅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了几个胜仗，夜袭陶林城、攻陷乌兰花、伏击蜈蚣坝、攻占陶思浩和石拐镇，打得日寇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短短的几个月，我军辗转阴山七百里，接连不断取得胜利，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我军所到之处，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组织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区、县政权机构，建立群众抗日武装民兵组织等，我军歼灭了不抗日、专门刁抢、残害群众的大股土匪，稳定了局面，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日游击根据地获得了发展。1939年以来，我们建立了绥中、绥西、绥东、绥南几个地委和专署级党政机构，中央还指示成

立了党的绥远省委员会，统一领导绥远全省的抗日战争和党政组织发展建设工作。

我们党在绥远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恐慌。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者就把大青山根据地作为防共第一线，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几方面的总体战和强化治安运动。1940年夏，日寇在大青山根据地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建立了大批据点，仅从归绥到陶林、武川二百里的地方就增加了十个据点。如陶林三区的拐角铺，武川三区的大滩，十区的龙川，四区的土城子等增设了敌人的据点。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并村并乡，制造无人区。如对绥西井儿沟一带就是这样。敌人妄图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消灭我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但是，我们八路军支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统一战线工作开展的很有成效。争取了部分伪军的中立和支持。拐角铺驻的伪蒙古军八团，有四五百人，该团团长就同意给我们送情报，卖给我们子弹，他们在日寇指挥下向我进攻时，先在很远的地方就鸣枪报警，让我们躲开。其他的一些据点，只驻着几个伪军和伪警察，只在据点附近活动，不敢出来，有的还和我们订立了互不干涉的口头协定。因此，敌人依靠据点围剿我们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在逐渐发展扩大。1940年春，在绥中地区，南面从平绥铁路沿线的旗下营、平顶山、三道营、福生庄、灰腾梁一线，东面从平湾以东地区，东北面到察哈尔省的商都西面、从归绥到乌兰花公路北面到四子王旗一带我们可以在周围数百里之内活动。我们抗日武装力量也在斗争中壮大起来。

夜袭三道营车站

1941年初夏，为消灭日寇有生力量，绥中专署和陶林县政府的部分领导同志同陶林县游击队袭击了平绥铁路上的三道营车站。

袭击三道营车站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进行的。白天，我们隐蔽在离车站有十多华里的大榛赖山村，我们对敌人进行了三次周密的侦察，每次侦察都由游击组长边伍同志带我们进行，因为他对三道营车站很熟悉，他的表弟又是三道营车站的工人。

在黄昏的一次侦察中，边伍同志把他的表弟也带来同我们见了面，在互相寒暄以后，同我们介绍了三道营车站的情况：站内驻有日军三十多人，在离三道营火车站约半里路的地方有个土围子，里面驻有伪军六、七十人。在日军驻的地方，一进去有个小小的通道。通道西有一大间是宿舍，驻日军两个班，鬼子每天睡觉把武器挂在墙上。东面的一大间分里外屋，外间是站长的办公室，里间是宿舍。晚上八点多钟从北平到厚和（现呼和浩特）的火车到三道营停五分钟开出后，直到次日早晨才有火车通过。我们嘱咐他，在八点多钟的火车过去后，再去车站侦察一次，看有无变化。我们在三道营北山附近的山沟里隐蔽，要他在九点以后再向我们做最后一次敌情侦察的报告。

晚上九点多钟，我们到了约定地点，一会儿，边伍同志和他表弟来了，说敌情无变化，日本鬼子已在九点半就睡了，共三十二人，枪支都挂在墙上。日本站长另有三八盖枪一支。当他报告完后，我们就按预定计划，由张志远、程仲一、我等六人组成奇袭小组，张志远任组长。程风涛同志带十多个

游击队员守护在车站庞家营。县游击队长刘春录带领游击队埋伏在伪军驻地到车站的路上，以防伪军。尽可能不打枪，或少打枪，短兵格斗。万一车站打响了，惊动了伪军，游击队可同他们喊话。告诉他们我们是八路军，只打日军，不打你们！要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围墙里面。

我们随边伍同志的表弟出发，当他把我们带到三道营车站日军驻房西侧时，为了不使他暴露，就再没让他露面。我们很快进了车站走廊，先去搜缴西房日军两个班的步枪。当我们进入日军的驻房时，他们早已脱光衣服睡下。我们六支驳壳枪一齐对准他们高声喊：“不许动，举起手来！”日本鬼子被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当了俘虏。与此同时，张志远、邢三迅跑到东面的站长室。我们听到站长室喊了一声，打了一枪。从喊声望去，只见日本鬼子朝我们扑来，张志远同志一转身，朝扑向我们的日本鬼子背后打了两枪，鬼子应声倒下。我们从他身上取下一支三八盖枪，是军官装束，判定他是站长。

这次战斗打了半个小时，我们只打了三发子弹，打死日本站长一人，缴获日本“三八式”大盖步枪三十二支，子弹数千发。我们没有伤亡。撤退时伪军哨兵还对我们刘春录队长很客气地说：“你们走了，再会！”

当我们远离三道营车站后，伪军才鸣枪数百发，而后又听到敌人的铁甲车向三道营开来并打了几十发，接着又是密集的枪声。我们回到大壕边后，稍稍停留，估计敌人要来报复，随即分别行动隐蔽。我游击队和以中专署的同志，越过旗下营到陶林公路，到六七十里外巨宝庄后边的一个山村隐蔽，在这里休息了三天。

以后听说厚和市的敌军指挥部，在接到三道营车站遭

八路军袭击，要求派军队迅速增援的电话后，一个多钟头铁甲车才从厚和市开了出来，这时我们已远走高飞了。第二天，敌人又调集一千多日伪军，在大壕赖、灰腾梁一带扫荡了三天，一无所获，扫兴而归。

一九四二年的反扫荡斗争

1942年7、8月间，日寇经过长期准备，对我大青山根据地发动了空前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大青山抗日的八路军。

这次大扫荡，敌人来势很凶，他们调动了三万多兵力，并配有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实行了所谓“铁壁合围”，篦梳式的推进。山前山后布下了一道又一道一的封锁线，安下了大量的临时据点，靠山的村子都驻上了军队，没有房子的地方搭起了临时帐篷，一些山头还建立了临时据点。在通有公路的山口，用轻重机枪组成了交叉火力网。重要的据点设置了炮兵阵地。配备有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小钢炮、迫击炮等。据点之间都有敌人巡逻队来回巡逻用无线电联系，每一条通往根据地的山沟和道路都严密封锁起来，晚上都有敌人埋伏，然后以密集的队形，把根据地分片包围，包围圈逐步缩小，层层搜索前进，甚至一树一木，一条石缝都成了敌人的搜索目标。

这对我们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但是穷凶极恶的敌人，根本不懂的，他们所谓的“铁壁合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面前，只不过是纸老虎，而真正的铜墙铁壁乃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当敌人不可一世蜂拥而来的时候，我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群众组成游击小组，侦察警戒传送敌情，

放冷枪、扔手榴弹、伏击敌人。同时我们把群众工作与敌人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争取伪军组织人员为我们服务。通过友人的联络员（实际是我们的情报员），向敌人送假情报，造成敌人的错误判断。这样日本鬼子的部队在我们根据地内就变成聋子、瞎子，晕头转向，处处被动，而我们对敌人则处处了如指掌。

在绥中地区，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我们根据侦察和群众送来的情报，冷静地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发现敌人边沿地区的据点附近，有防守较弱的地方，我们随即转移到旗下营车站以北的山区，进行了隐蔽。我离休县政府机关和县游击队骑兵一百多人，白天上山到正沟、麒麟沟一带隐蔽，晚上下山到离旗下营火车站七、八华里的西梁村吃饭、睡觉，准备第二天上山带的干粮。我们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到西梁村时，群众纷纷前来报告敌情，旗下营派出所和伪保安队内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也送来敌人当天活动的报告。就这样，我们在这一带隐蔽了十多天。这次反扫荡战斗，环境极为艰苦，有时连个住处也没有。大青山一带七、八月间，正是雨季，气温骤降，阴雨连绵，衣服和鞍具全部湿透。有时雨下大了，雨水顺着身子往下流，寒气袭人。一天，我们在半山腰发现一个石洞可容纳二百多人，大家把马放在树林里隐蔽，留下少数同志看马，其余的人都到石洞内避雨，就是这样苦，同志们仍信心十足地和敌人周旋着。

在敌人扫荡开始时，绥中专署的同志和骑兵支队司令部，骑兵二团由张达志政委带领从旗下营附近突围出去，只有绥察行署和武川县、区政府的同志活动在此。当敌人知道我骑兵支队司令部和骑兵二团突围出去以后，加强了警戒。旗下营伪军与我们有联系的人送情报，劝我们很快突围。还

说要从旗下营围墙外通过，他们负责从天打枪，保证我们突围，但绥察行署苏主任和武川、区政府同志下落不明，我们非常着急，于是便派人四处侦察寻找。一天，得知卜洞梁上有我们的哨兵隐蔽，但不知是我们哪一部分。晚上，我们到聚宝庄宿营，当时在离巨宝庄只有八里路的大同背子驻有敌炮兵营五百多人，西罗家营子住有敌骑兵五百多人，拐角铺的伪八团仍未动，上下官道驻敌人步兵三百多人，敌人每天搜山，估计次日就可能到巨宝庄来。为了弄清卜洞梁上的隐蔽哨兵是我军的哪一部分。我们当夜就派人联络。原来在那里隐蔽的就是行署同志。侦察员带回了苏主任给我们写的纸条，上面写着：“老宋，天黑后到李天四天子集合，以便一起突围，余面谈。苏。”

天大亮后，我们把马放到马群里交由一个老乡，带到一个山沟里隐蔽。武装同志们都到山上树林里隐蔽。太阳出山时，有敌骑兵五百多人经过巨宝庄村到了山后，不大一会儿，又有敌三百多步兵到巨宝庄村内，沿山搜索起来。我们在树林内与敌人捉开了迷藏，敌人向东，我们向西，敌人向北，我们向南，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敌人才撤出了沟外。傍晚，我们到了李天四天子，与绥察行署会合了。为了迷惑调动敌人，我们离开巨宝庄前告诉群众，天快亮时向敌人报告，说我军数百人，在他们村呆了半夜多，天快亮时向麒麟沟、正沟、旗下营北山一带去了。第二天，敌人果然向北山搜去，我们又安全地隐蔽了一天。

正沟、麒麟沟在巨宝庄大沟和大青山的西面，李天四天子在巨宝庄大沟和大山东面，中间隔了好几座大山。我们到达李天四天子后找到了苏谦益主任，当时苏主任与李康、程凤涛、栗田新、夏洋等同志坐在炕上研究敌情。他们见到我，

十分高兴。我向苏主任汇报了几天来的敌情和绥中专署骑兵支队司令部二团都已突围的情况，苏主任沉静地对我说：

“看来敌人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搜山扫荡，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为了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们决定突围，打出去就是胜利。接着我们商量的突围的时间等具体问题。当时武川县和三区政府已分散的干部尚未集中，如果当晚突围，留下的同志就可能会遭受损失。如果拖延下来，突围可能会错过有利时机。为了尽可能保有多的革命力量，苏主任决定再等一天。当晚，我们先转移到高木天子。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搜山队正向我们所在地移动，如果暴露目标，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突围成功，领导同志再三嘱咐：“要严密隐蔽，决不能暴露目标，如果敌人过路没有发现我们就按兵不动，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扑来，就和他决一死战。同志们时刻准备着战斗，准备着牺牲。”

第二天，下着蒙蒙细雨，七、八里以外都是敌人。下午有一股日本鬼子从高木天子北山上路过。我们严密隐蔽，敌人没有发现。这天，我们各处人员都已集合到齐，马匹也都备好，并派出侦察人员，准备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两天来，给养已断绝，有的战士挖土豆吃，有的挖野菜吃。晚上就要突围，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大家集中了粮袋里最后一点炒面，干部让战士，战士让领导，领导又给伤病员，正在这困难的时刻，高木天子的雇农把仅有的两只羊支援了我们，大家分到了一块羊肉，分着喝了一碗肉汤。在群众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得到群众各方面的支持，同志们精神振奋，决心抗日到底。

夜幕降临，雾气弥漫，正是我们突围的极好机会。突围

的队伍由高木天子青年高四带路、急行军向大西沟奔去，当尖兵班搜索着进入了大西沟时，突然一只狗汪汪叫了几声，紧接着附近的狗也大叫起来，村里的地下工作人员闻声出来探听，他告诉我们：沟口子有日军的两个哨所，配备有轻重机枪，构成了交叉火力网，沟口拐角铺村驻伪蒙军两个骑兵团，严密封锁，因此，突围不易通过。

这一带属陶林三区，地形、道路我都比较熟悉，因此我主动向苏主任提出，由我带领尖兵班向西南方向折去，翻过山岭，到了补乞庆村。进村后，群众告诉我们，这村口西边山上有两个敌哨所，驻着日军两个排，架着轻重机枪，山口狭窄，敌人火力强，从这里突围也不利，究竟选择哪里为突破口？我们在村里停下来，研究敌情。正在这时，这个村的共产党员，游击小组长王三娃侦察敌情回来。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向西翻过山去，瓦窑沟口只驻着敌人一个排哨，沟比较宽，敌人戒备比较薄弱，东罗家营驻伪军骑兵一个团。上下官道村有敌人炮兵驻守，在沟口和东罗家营子公路只有鬼子的三个流动哨。

根据王三娃提供的这些情况，大家做了分析：认为罗家营子虽有一团的伪军，都是大烟鬼，如果突然发生情况，他们夜间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一出沟口，从东罗家营外越过旗下营至陶林的公路，就进入了直通平顶山的大路，上下官道村敌人炮兵离我们较远，夜间没有目标，炮兵无法发挥威力。经研究决定：我带尖兵班为前导，一排长带领一个排，一挺机枪。等打开突围口以后先越过公路，埋伏在东罗家营村东，以防伪军出动。行动次序是尖兵班为前导，接着是陶林县游击队，行署和县区政府工作人员两个班垫后，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人马叫，听到前面打枪，一齐向前冲，规

定第一集合地点为平顶山，第二集合地点为蛮汉山十八台。突围队伍内王三娃和拐角铺的贫农张千岁及常家沟口的王月明分别带路。时过午夜，经过侦察敌情没有变化，队伍随即出发。尖兵班一出沟口，遇上了敌人的流动哨，我们的战士先发制人，猝然攻击，打开了缺口。紧接薛连长带领一个排，一挺机枪，越过公路，埋伏在东罗家营子村外。我随即喊：“同志们！冲啊！”瞬时，我们组击敌人的机枪也猛烈地射击，打得鬼子手忙脚乱，晕头转向，在尖兵班的带领下，我大队人马紧紧跟上，进入东罗家营子村，向通往平顶山上的大路冲去，一口气跑到第一集合地平顶山。我稍休息清点人马后，便超过了平绥铁路安全地到达了蛮汉山地区，与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部胜利会师。

这次突围战士没有一个人伤亡，也没有一个人掉队，只丢了一匹马。突围后的第二天，敌人才匆匆忙忙派出两千多人尾随追来，我骑兵支队司令部到归绥通往凉城公路上的岱兴山区，卧牛山，布置下伏击阵势。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决心让日本侵略者尝尝反扫荡的滋味，当鬼子大摇大摆进入我伏击圈时，所有的轻重机枪、六零炮、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猛射。战斗一直到黄昏，给敌人很大的杀伤之后，我军全部安全地转移到托和清地区。不久，我们撤到了偏关。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

我们突围以后，敌人又大肆搜索扫荡了几天，这以后是大青山和蛮汉山地区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敌人的所谓治安强化更加紧了，严格实行了保甲制，连

保连座制，小股队伍的活动更加困难，敌人在长城以北从绥南的托克托县黄河边到同蒲铁路，挖了一条所谓防共沟，以防止我军再向绥南绥中地区挺进。这条沟有一丈多深，八、九尺宽，每个大路口筑起了木栅栏，设卡搜查。敌人的这一措施便把绥南和偏关后方等机关隔绝起来，敌人对绥南地区，则更加紧了频繁的疯狂扫荡。这时我们骑兵支队一团仍然坚持在绥南和日伪作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2年10月间，塞北派绥中专员程仲一，武川县李康带领游击队共三百人又向绥中地区挺进。在出发之前我们又作了准备工作，做了三架路梯有一丈多长，二尺多宽，铺上木板用作通过封锁沟使用。几天以后，我们到达了绥南地区，在绥南活动了一段时间，了解了绥中的情况，这时我忽然患起了急性伤寒病，高烧到四十度，昏迷不醒，无法行军，把我安顿在凉城一区的一个村庄隐蔽治疗。程仲一和李康带领游击队穿过平绥铁路挺进到大青山绥中地区。在夜晚的行军中我们遭到了敌人伏击，李康同志当场牺牲了。游击队被打散，程仲一同志带少数人撤出，到绥南以后把被打散的游击队收留起来，返回了偏关。过了一个多月，我的病稍稍好后，区党委派骑兵二团李国亮团长带人把我接回了偏关县。

1943年春，绥南地委和归凉县政府在抢盘山一带遭到了驻凉城牛角川防共第一师的袭击（该师都是骑兵，有三个团七百多人），损失很大。地委书记崔岩同志牺牲，县长袁明同志受伤后被俘也牺牲了。当时绥南还有托和清、丰凉、归凉三县，有的干部对根据地能不能坚持住产生了动摇，怀疑。1943年3、4月间，塞北区委书记高克林，绥南行署副主任苏谦益分别找我谈话，要我中断整风学习，